

查嗣庭案新论*

□ 李圣华

内容提要 查嗣庭案为雍正朝第一大文字狱,其诸多细节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澄清。导致案发的江西试题合于经术,切于实用,但未避开时忌。这并非概因查嗣庭“不慎”,还与其问学与尝试试题改革有关,亦与雍正帝未公布本朝忌讳文字有关。查嗣庭《日记》批评康熙帝后期“用人行政”之弊,不乏识见,纪录雍正朝灾异,大抵载述亲历闻见。查氏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关心国事,《双邃堂遗集》、《晴川集》反映了其为人为官的真实情况,后世据雍正谕旨指斥其平庸、贪黩,实疏于考察历史的真象。随着查案审理的进展,雍正帝惩治重心移于整饬两浙士风,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而查案从宽处理也是由诸多客观因素影响的结果。查案虽发生于清理朋党、科甲人集团的语境下,但属于纯粹的文字狱,不具备其他“政治斗争”的性质。

关键词 查嗣庭案 试题问题 灾异问题 为人为官 清初浙人问题 结案问题

作者李圣华,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首席专家。(金华 321004)

雍正间的查嗣庭案、汪景祺案、吕留良案与顺康之际的明史案,为清前期浙西四大文字狱。四者都与箝制士风,尤其是两浙士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查案主犯查嗣庭,字润木,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授编修。雍正元年(1723)由隆科多荐举迁内阁学士,复由蔡珽荐举升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雍正四年(1726)以讪谤削职逮问。受查案牵累者,除查嗣庭兄慎行、嗣璫、弟查谨及子侄十人外,还有隆科多、蔡珽、李元伟、刘绍曾、杨三炯、俞鸿图、汪澂、丁士一、马倬、胡虞继、叶光会、沈元沧等人。狱案的起因与经过,《永宪录》、《永宪录续编》、《雍正朝起居注册》、《东华录》以及张书才编选《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等都有详细的记载。据雍正上谕梳理查嗣庭获罪之由,我们可归纳为三大方面:江西试题“心怀怨望”,“肆行讥谤”;《日记》悖乱荒唐,“怨悻捏造”,攻击康熙

帝,排诋满人;为人心术不端,为官虚诈贪鄙。这些罪状多属罗织虚构。当前学界对查案进行了多方面探讨,逐渐理清案发的缘由与性质,剔除了一些不根的传闻。^①不过,查案诸多细节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澄清。江西试题的旨趣与获罪细由,《日记》与康熙政治之关系,灾异之讳与“海塘之事”的联系,查嗣庭真实的为人为官情况,查案惩治重心的变化过程,雍正帝为何“从轻”处置查案,诸如此类问题的考察,对重新认识查嗣庭案及雍正朝文字狱,厘清误解,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试题问题

江西乡试“命题讥讪”,是查嗣庭案发之由。据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著将乡试命题悖谬之江西主考官查嗣庭革职拿问上谕》,雍正帝指责的江西试题共八道。为省去检核之力,兹列如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宁查氏世家文学研究”(08BZW02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浙东学派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10&ZD131)研究成果之一。

题目	罪由	说明
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即不外乎此。况现在以制科取士，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	触及雍正即位后“用人行政”之讳，尤其是“进人太骤，退人太速”问题。
三题“山径之蹊，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至孟艺题目，更不知其何所指、何所为也！	触及“雍正”之“雍”字之讳。
《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去年正法之汪景祺，其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一篇，辄敢为大逆不道之语，指“正字有一止之象”……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词文”，是其寓意欲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	触及“雍正”之“正”字之讳。“正大”云云，复触及雍正即位后“时政”之讳。
《诗经》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易经》三题“其旨远，其词文”		
二场表题以京察为谢表	京察系朝廷大典，五年例一举行，令作谢表，不知为何人称谢？……九卿咸请将伊革职，朕宽恩令其删改再奏，复经部议降调，朕从宽准其留任。今以京察命题，不知查嗣庭之意欲士子代伊称谢乎？抑查嗣庭心怀怨望而出此题乎？	触及雍正即位后“用人行政”与雍正四年京察之讳，尤其是雍正帝排斥异己问题。
策题有“君犹心腹，臣犹股肱”之语	夫古人谓君犹元首，而股肱、心腹皆指臣下而言，今策问内不称元首，是不知有君上之尊矣。	触及雍正即位后巩固“正统”之讳。
策题有“勤始怠终，勉强自然”之语	盖伊见近来部院大臣实心办事，与伊志趣不符，故为此论，以蛊惑人心耳。 ^②	触及雍正“求治太速”之讳。

这些试题“正大磊落”，放在当时乡试题中，不失为好题目。如首题“君子不以”一节、三题“山径之蹊……则茅塞之矣”，意在讨论朝廷“用人”问题，既合于体式，又有强烈的用实之意。查慎行、嗣堞为黄宗羲入室弟子，查嗣庭虽未亲炙于黄宗羲，但受二兄熏陶，亦知向慕浙东之学。浙东之学重经学与用世。康熙后期与雍正初年，朝廷在用人问题上出现很多弊端。由此不难理解查嗣庭为何如此命题，而试题也显然与国家取士之道“不相悖谬”。“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二题，一关注道德，一关注民生，亦是“正

大”之题。

尽管江西试题合于经术，切于实用，但在雍正帝看来却不然。

首先，试题引起雍正帝的不快与猜疑。策题“君犹腹心，臣犹股肱”的问题尚不在“不称元首”，而在敢于挑战极权。这一题目出自《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③孟子的这段话，雍正帝自幼熟知。但在他看来，即使君视臣如土芥，也应无“臣视君如寇雠”之理，故斥曰“不知君上之尊”。首场三题孟艺题目出自《孟子·尽

心下》，但“则茅塞之矣”后还有一句话：“今茅塞子之心矣。”“茅塞”意近于“雍”，雍正帝想到此，自是郁怒。

其次，雍正帝以喜直谏说言面目示天下，实则不喜汉官讥议朝政，锋芒毕露。江西试题与查嗣庭问学如出一辙，关心时政，讲求用实。清廷对科举试题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康熙三年（1664）甲辰科废八股文，首场时务策五道，次场《四书》论、经论、表判，康熙八年（1669）己酉乡试复如故。改革如昙花一现，未能施行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清廷不想广开议论之门。康熙三年，王士禄典河南乡试，“所得皆好奇服古之士，凡时文软熟雷同，有司以为合尺度者，悉摈去。录其文之尤异者，为《豫文洁》，文风为之一振”，结果“礼部摭摭试文语句弹射之”，既而下狱，历八月得免，自号“更生”。^④ 尽管如此，一些汉官仍未放弃试题改革的想法。雍正元年（1723）恩科乡试，查嗣庭充山西主考，首题“子曰不患”二句，次题“宜民宜人”一句，三题“子产听郑”全章^⑤，涉及为政爱民、听政爱人，俱有现实意义。雍正四年江西试题承此而来。这类试题虽谈不上大变革，不过与当时庸沓之题相比还是颇有不同，但不为雍正帝所喜。

复次，江西试题未避开文字时忌。古人进贺表文多有忌讳，元时进贺表文触忌讳者有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洪武二十九年（1396）颁行《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但此前苏伯衡等人已因“表笺”之误下狱死。清代亦有忌讳文字，但还是令人难以周防。江西试题未能避开时忌，雍正帝喻旨已说得很明白，即汪景祺《历代年号论》所说的“正字有一止之象”。问题是雍正三年（1725）处置汪案时未公开这一细节，“因伊应服极刑之罪甚多，彼时若将此文并发，恐众人谓朕恶其咒诅，故加诛戮，是以未将此文发出”，直到查嗣庭案发，始“今将汪景祺《历代年号论》发出，与众人观之”。^⑥ 既如此，查嗣庭自也无法从中汲取教训。

雍正帝所说的查嗣庭“心怀怨望”、“命题讥谤”，还有具体所指。

“心怀怨望”，是指查嗣庭在雍正四年京察中受到指责，险遭黜革。清沿明制，京官实行京察，分三种形式，即例题、引见、会核，三品以上大臣例行自陈。^⑦ 雍正四年四月，京察届期。查嗣庭例作

谢表，引起雍正帝不满。据《著将乡试命题悖谬之江西主考官查嗣庭革职拿问上谕》，雍正二年（1724）冬查嗣庭以省墓归，明年春返京，淮关与庆元相会，谢表上陈此事，“自认欺罔之罪”^⑧，雍正帝以为矫情，故发与九卿观看。四月七日，吏部尚书孙柱等上题本议查嗣庭才力“不及”，应降二级调用。^⑨ 此外，查嗣庭返朝，奉命条奏防治浙江海潮之事，而“皆不可行”。正由于这一段故实，雍正帝疑江西试题“心怀怨望”，借二场表题以京察为谢表等发难。

“命题讥谤”，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讥谤”京察与雍正“用人行政”。雍正四年十月十六日《著将请托诸人质审并批驳查嗣庭等讥谤时政事上谕》驳斥了“复有无知之徒，谓朕进人太骤，退人太速者”、“又有议朕求治太速者”。^⑩ 雍正帝为巩固统治，排斥异己，士民间因有“求治太速”的议论。明洪武九年（1376），平遥训导宁海叶伯巨曾上言指出朱元璋“用刑太繁”、“求治太速”。^⑪ 这段史事为后世熟知，清初议者甚多。雍正帝不承认亦有此弊，反驳说：“伊等能举出一二端，朕即认过”，“乃以朕勤民为求治太速者，其人实欲扰乱政事，故为此妄谈也！”二是涉嫌讥议雍正继承大统问题。众所周知，康熙间东宫之争甚炽。雍正帝即位后，因士民间仍存在质疑，厌闻人们谈说“正”字。《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题目甚正，但牵涉到一个“正”字，难免雍正帝疑心讥讽其继承帝位使人情因之而变，指斥《诗经》次题、《易经》三题等“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

二、《日记》与灾异及浙江海潮问题

明代洪武朝狱案纷出、屠戮惨酷，与朱元璋的雄猜有关。但在雄猜的背后，朱元璋深明其道。雍正帝同样清楚兴狱案的政治手段作用，因此我们说他的雄猜也是“有限”的。以试题罗织罪状难令人信服，所以在公布查嗣庭讪谤罪前数日，雍正帝派人搜检查嗣庭寓所、行李，得《日记》二本，审查的结果是多“悖礼不敬”、“怨悖捏造”、“大肆讪谤”之语。《日记》问题可细分为三类：

一是对旧君不敬，肆意批评康熙帝“用人行政”。如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知县方名牵入科场案正法为“冤抑”，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

进士为“非罪”等。

二是对新主不敬,捏造讥刺。如自雍正元年后,遇朔望、朝会、祀典,书曰“大风”,或“狂风大作”,或“遇大雨倾盆”、“大冰雹”。

三是对满洲不敬,丑诋满人。如热河发水,书曰“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记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又有涂抹一处,乃痛诋满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语”。^②

事实上,《日记》所载多真实可信,所发议论亦时人多所欲言而未敢言。查氏兄弟继承父挚黄宗羲、谈迁史学传统,勤于著述,喜作野史笔记。查慎行有《人海记》,查浦有《查浦辑闻》,查嗣庭则有被查抄的《日记》。日记有其撰著体例,大抵随所见闻感想录之,往往前后事不相关涉,如《日记》“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则前书圣祖皇帝升遐大事,阅数行即自书其患病曰:‘痔疾大发,狼狽不堪。’”^③就是典型的日记体例。有时所记为听闻,暂录一则,如“热河偶然发水”即是。由于记录见闻,其所述雍正诣太庙、行吉礼时的天气状况,远较“景运方新”、“云灿日华”一类说法可信。康熙后期政治多有背“三有礼焉”之事,这也是《日记》批评的来由。如不赞同裁汰“京官冗缺”,令告假翰林致仕,以为“翰林独当其厄”、“当事凌虐缙绅”;不赞同引见百官、三年计典以彰黜陟、提镇督抚量材互用,以为“拂意者即行罢斥”、“有力者无不坐倖免”、“貽累地方”;不赞同殿试不完卷者应行革退,以为“杀一儆百”^④,每能切中时弊,不乏识见,反映了当时正直士子对时政的担忧。

但在雍正帝看来,《日记》是很有问题的。一者,《日记》虽没有直接批评雍正朝“用人行政”,但雍正帝厌恶大臣私议朝政。《著将请托诸人质审并批驳查嗣庭等讥谤时政事上谕》专门驳斥查嗣庭、汪景祺“抑不过借端诬谤以泄其不服本朝之心耶”。他反复强调“朕即位以来,凡用人行政,遵奉圣祖皇帝之成法”,斥责查、汪之议“诚大逆不道,无理之论也”、“诚丧心病狂之语也”。^⑤二者,《日记》不少文字触忌时讳。所谓时讳,即雍正帝急于树立“正统”,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喜说祥瑞,厌闻灾异。顾真《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一文认为雍正帝处置查案的主要原因有三点:“恶于查嗣庭的言灾异”;“恶于查嗣庭为翰林和士人张目”;“恶于查嗣庭的挑?满人思想”。^⑥关于第一点,文中博举旁证,分析颇具识见。

《日记》有关“大风、大雾、大露、大雨、大电”的记载盖为实录,没有太多讥讪雍正即位“不正”的喻义,不过其中还是透露了对时政的隐忧。查慎行雍正初年的纪写灾异之诗,正可与《日记》相辅证。《日记》直言不讳,触犯时忌,结果不异于“造作妖言,妄行咒诅”,“自取诛戮耳”。^⑦

雍正帝讳言灾异,但对浙江水旱之灾并非不知。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曾谕户部因浙江秋旱,被灾十四州县应征漕米一半,改折一半。^⑧明年闻浙江海潮之灾,八月十五谕旨却说:“水患虽关乎数,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澜之福,绝不念神明庇护之力,傲慢褻渎者有之。……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必获永庆安澜。著该督抚将此谕旨令该地方官家谕户晓,俾沿海居民一体知悉。”^⑨八月二十四日谕命浙江督抚委遣大员勘灾赈济,修筑紧要堤岸。^⑩十月二十六日上谕则说:“今乃狂潮泛滥,水不循轨,或者海洋潜藏匪类,亦未可定。稽诸前事,往往有之,沿海各有督抚提镇,务须实心爱养小民,整理营伍,闾阎各安其业,汛防有备无虞,毋令海洋别生事端,庶不负朕委任之意。”^⑪雍正三年五月七日谕户部减免海宁、余姚等县未完雍正元年、雍正二年场课银两。^⑫从雍正元年的谕旨来看,他对浙江旱灾明显估计不足,这也与地方官瞒报有关。从雍正三年五月初七日谕旨可知江浙海潮事件中,两淮盐政所属地方因噶尔泰奏闻,灶户得免雍正元年、二年未完折价银四万余两,两浙盐政所属地方则“未将被灾之处题报”。直到雍正三年,经谢赐履疏奏,浙江海潮灾情才得以部分上达。朝廷未对浙江海潮之灾予以足够的重视,问题就在于:一方面浙江地方官讳言灾异,不敢据实以奏;另一方面,雍正帝讳言灾异,有意大事化小。这就造成课税减少有限,地方救灾不力,坐视生民涂炭。

查嗣庭归里亲闻海潮之灾,还朝奏之,雍正帝令其条陈治理之法,然大学士朱轼驳之,“所奏皆不可行”。结合以上考察,我们认为查嗣庭建言“皆不可行”,盖非为见识浅薄,而是另有原因。

三、查嗣庭为人为官问题

雍正帝在谕旨中指斥查嗣庭趋附权臣,营求私利,买卖关节,贪赃枉法。这类罪状亦可细分为三类:

其一，为人不正，为官不忠。如“向来趋附隆科多”，“语言诈伪，兼有狼狽之相”。

其二，不关心国家政事，才能平庸。如“在内廷行走三年”，“而从未进一建言，奏一要务”，即使令其进言，也无可采。^②

其三，贪贿谋利，挟制官府，多有不法之事。如“王友揭事”；江西巡抚汪灏以价值千金房屋相售；家中搜出科场怀挟细字；与李元伟、杨三炯等人请托党比。

这些罪状关涉到查嗣庭的为人为官。查慎行族外曾孙陈敬璋撰《查他山先生年谱》，述及查嗣庭，仅引《查氏家谱约编》云：“润木读书不多，领悟最捷，有文名。由编修视学河南，以清廉大获声望。为人跌宕不羁，卒自罹于法。”^③查嗣庭才学虽不及慎行，但绝非读书不博、浅薄放诞辈。后世论查嗣庭其人，多据雍正谕旨斥责其平庸、贪黩，以迄于今，鲜见异论。为对查嗣庭其人作出较公允的评价及深入认识查嗣庭案，我们有必要全面认识其人为人为官。

公布查嗣庭罪状数日，雍正帝密旨浙江巡抚李卫、杭州将军鄂密达搜检查家。副都统富参率兵前往，发现查家甚是简陋，除现住房屋及衣服器皿外，“各处所见零碎银钱约共一百余两”。雍正帝看到李卫等人奏折批云：“原谕只抄字迹，家产不必封查。”^④汪灏以“查嗣庭将银一千两典伊房屋”牵入查案。雍正五年二月四日《著分别议处将举人牌坊银两扣送主考官之汪灏、丁士一等事上谕》说“汪灏之过，在于身为封疆大臣，而与钦差主考为房屋交易之事，应加处分，以儆将来。但其为人尚老成，著降四级，以京员调用”。未令详查房屋交易之事，盖并无实据。至于汪灏、丁士一将举人牌坊银两扣送主考官，乃当时通行之例，雍正帝也承认“尚非赃银之比”。^⑤今检雍正帝谕旨、内阁题本及相关文献，俱未见查家富有的记载，此亦可佐证查氏为官清廉。查嗣庭早年丧母，有赖于查慎行妻陆氏抚育，对长兄慎行爱重有加。慎行晚年生计艰辛，连遭水旱之灾，田赋难完，不得已出门求助，查嗣庭竟不能援手，由此也可见查氏为官之清正。

由于查克上寄父查嗣庭家书有“王友揭事，邑令极力为情，应作一札致谢，庶见感激之意”之语^⑥，雍正帝为验证查嗣庭挟制官府，严旨审查。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刑部尚书塞尔图等为判处王以言揭案内人犯事题本》澄清了查嗣庭与“王与言揭案”无涉，并无“交结官府”之事，查嗣璫也不存在“借势作恶”，而“王以言、查友祥均照将暧昧不明奸情事污人名节报复私仇律，俱金妻发附近充军，各责四十板”。^⑦

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应结合查嗣庭之集来看其人。查嗣庭《日记》及生前所刻《双遂堂全集》遭到禁毁，今已无从觅之。据其友人沈守敬《双遂堂遗集序》，查嗣庭“宏词博学，著作等身”。^⑧今幸传世《双遂堂遗集》（收诗不分卷，文仅存两篇）与《晴川集》诗集一卷，收录作品虽不多，但尚可窥见其人风貌。

《晴川集》乃查嗣庭康熙五十三年（1714）主湖广乡试道中所作，收诗不足七十首。诗中纪写见闻，关心民瘼，真实反映了民间百姓的生活，可为一代诗史。《新乡等邑连年亢旱，村落尽逃，妇女不能远行者，往往自缢，哀而纪之》、《河南荒二首》载记了河南民生凋残的状况。《许州城阴看荷，并伤所见》有云：“旅客心凉车脱辐，流亡目断暝归鸦。”《连日雨意为风所散》注云：“自彰德以南，荒景萧然，望雨若渴。”有云：“客睡连宵稳，民心两月焚。焦原焮侧足，惆怅事难闻。”张大受《晴川集序》评云：“行人达节，知国之丰凶；太师陈诗，观民之好恶。……节候之荣悴，民情之喜忧，往来道途之所经，上下人事之所接，每触于怀，必形诸咏。盖先生弓冶有高尚之遗，棣荆皆辞华之总，而尤骨清如玉，气馥于兰。”^⑨这些诗句、评论正可与《日记》批评康熙朝政治的说法相印证。

查慎行、嗣璫兄弟早年得父辈遗民之教，中岁漫游江湖，养成江湖之性。查嗣庭人生道路少了许多坎坷，野逸之性未足比于二兄，但性格中还是有着明显的遗世独立的特点。《重宿四顾楼，醉后题壁》一首即可见之。^⑩《双遂堂遗集》所收诗大都是唱和、题画、赠寿、山水之作，少见反映现实的篇章，但《方拱枢、徐举人招同朱悔人、魏？平、吴山仑、汪武曹、张日容、徐大临、钱亮功、徐天碧、汪东山暨余兄弟修楔竹林僧舍，用昌黎短檠歌韵》等篇^⑪，可见其跌宕不羁的性情。

《查氏家谱约编》所谓查嗣庭“以清廉大获声望”的说法当是可信的。基于此，我们可较全面认识查嗣庭其人：为人正直，为官廉洁，保持了独立

的个性。他对康熙朝政提出的批评,不乏识见,“海塘”进言也足以证明其并非“于国家政事漠不关心”。

四、清初浙人问题

查嗣庭案发于隆科多、李绂、蔡珽败落之际,雍正谕旨又斥责查嗣庭趋附隆科多。论者或以为查案与惩治朋党、科甲人集团有关。顾真《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提出雍正帝“特别留意”臣下思想态度,查案“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也即文字问题”^③,颇具见解。但应指出,即使查案与隆、蔡二案连结在一起,也不具有特殊的“政治斗争性质”。随着审理的进展,查案惩治重心也发生了两次显著的变化:

第一次变化,从惩治试题、《日记》“大逆不道”到惩治汉官请托等习气。雍正帝最初只是将请托作为罪证之一,历数“讥谤”之罪,顺便谈及:“至其受人嘱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④未几就有意借机杜绝这类汉官习气。雍正四年十月二日《著各督抚藩臬不得以私情关说嘱托事上谕》提出要严惩请托之风。^⑤此后,一度将治理重心移于惩治汉官习气上。学界关注到这一问题,但多归结于清理科甲人集团或惩治科甲陋习之下,实未尽妥,当专列为一目。

第二次变化,从惩治汉官请托诸习转向整饬两浙士风。雍正帝对浙人风气素有偏见与不满。查嗣庭案发之初,他即有意将其与汪景祺案合一,称“查嗣庭与汪景祺同系浙人,或属一党”。^⑥其后的《著浙抚李卫加意整饬乡绅交结官府事上谕》、《著将请托诸人质审并批驳查嗣庭等讥谤时政事上谕》等俱将查、汪并斥。雍正《浙江通志》首卷二《诏谕》所收雍正元年十月至三年十二月的十二道诏谕,大抵向浙人市恩。第十三道为雍正四年十月六日上谕,对浙人严加训饬:“如浙江则有汪景祺、查嗣庭之流,肆行讪谤,毫无忌惮,可见浙省风俗浇漓,甚于他省。”提出要对浙俗极力“整顿”。^⑦十一月二十七日《著将浙江乡试会试停止事上谕》指出:“浙江文词,甲于天下,而风俗浇漓,敝坏已极”,“浙江风气恶薄如此,查嗣庭、汪景祺而外,自尚有与此相类者,若加穷究,则不可胜诛。”^⑧查案审理后期以及案结后,惩治重心已变为“整顿”两浙士风。

雍正帝为巩固政治、箝制思想,选择惩治浙人这一契合点,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⑨明清易代后,众多的浙人,尤其是浙东士子,枕戈泣血,奔走恢复。海宁查氏参与过抗清者就有查嗣庭祖大纬、父崧继、族叔继佐等人。康熙间,浙人反满情绪不绝如缕。两浙也成为遗民思潮“世袭”最多的地方。即使没有排满情绪的浙人士子,也往往对长期存在的满汉官员之争、清廷袒护满人、奴役汉官,以及不能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制度有所不满。这种情况的存在,从远处说,是对满人政权的一种威胁,从近处说,对雍正帝“正统”构成一种挑战。雍正帝意识到这种威胁,有意借惩治浙人达到控制社会思想的目的,遂合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三案为一,严惩浙人。他明确指出查、汪“肆行讪谤”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浙省风俗浇漓”使然,必须强加“化导”,否则难以“整理挽回”。当看到训饬时浙人仍有“执迷不悟”者,他不惜打棍子、扣帽子,斥其为查、汪“同类”。如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著浙籍官员姚三辰同谢济世前往阿尔泰军前效力事上谕》:

今日朕面加训诲,諄切周祥,尔等诸臣共相敬听,惟姚三辰之词色神气,不以朕言为然。伊乃浙人,必系查嗣庭、汪景祺之同类,其胸怀甚不可信。朕因浙江风俗颓坏不堪,力加整顿,务使痛改恶习,浙省之人自应感朕恩德,共知愧悔。乃姚三辰心术不端,全无敬畏之意。^⑩

姚三辰,字舜扬,仁和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所幸雍正帝未罗织其他罪过,姚氏逃过一劫。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谕旨准许浙人参加乡、会试,恩威并施,有云:

况倚仗青衿,抗延国课,则士品颓坏已极,其害实在世道人心,不仅关系钱粮之逋欠而已。^⑪

士与民,虽都是“天下之民”,但职业不同,士人读书,何暇治生?读书、治生两不误者可谓极少。雍正帝必要士人完课一如有业之民,这其实正是天下寒士深怀怨望而不敢言者。浙人“倚仗青衿,抗延国课”,并非无因,然绝非“士品颓坏已极,其害实在世道人心”。至于李卫等人所奏的两浙士子感训诲之恩,“省愆悔过,将旧日器凌之习,痛自改除,可称士风丕变”^⑫,雍正帝所标榜的浙人果自改新,不免

夸大其辞。然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威劫，浙人骨气顿挫，士风日下，接近他省。从这一点上说，查案影响力要大于明史案。雍正七年（1729）六月二十一日の特谕又历数吕留良之罪，称“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罪，皆吕留良之遗害也”^③，追根溯源，要将浙人“野性”尽为剪除。

朱元璋颁布《大诰》三编，推行酷政，担心士人惧为君用，建“士不为君用”之法，颁布《大诰三编》时附发诏令：“寰中士夫有不为君用者，即有背教，杀而籍没之，不为不公。”雍正帝兴汪、查、吕三大文字狱，实际上也是借此建立“士不为君用”之法。一方面，箝制两浙不绝如缕的遗民精神与游离于庙堂专制之外的江湖习气；另一方面，威摄士林，达到查嗣庭《日记》所说“杀一儆百”的目的，从而巩固集权，加强对社会思想的控制。

五、结案问题

在经过逾半年的审讯，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内阁等衙门上奏惩处查案之议：查嗣庭依大逆罪凌迟，因已病故，应戮尸枭示，财产入官；兄查慎行、嗣璫、子查云、侄查克念、查基应斩立决；子长椿、大梁、克缙、侄查开、查学以年幼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查嗣庭伯叔父、查嗣庭之孙，并查嗣庭母女妻妾、子之妻妾，俱照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④这种处罚结果可谓惨绝。雍正帝自非不知查案为文字罗织之狱，但为巩固统治，自然不会恋惜几个汉人的性命。不过，他最终的裁决多少有些出人意外。五月七日奉旨：

查嗣庭著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子查云改为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居家日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恶为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著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其治罪，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璫、胞侄查基，俱从宽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家为奴之各犯，亦著流三千里。其应行拿解之犯，行令该抚查明，一并发遣。查嗣庭名下应追家产，著该抚查明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余依议。^⑤

雍正帝蓄意发起的一场文字狱为何“轻易”收场了呢？笔者以为影响这一处理结果的因素主要有五，除上文提到的清理查嗣庭贪黷之事未果，严旨

审查的“王友揭事”不存在“交结官府”之事两点外，还有以下三点：

其一，雍正帝密旨李卫、鄂密达搜检查家“一应字迹，抄录书本”，“封固送部”，未发现“大逆不道”文字。^⑥这次秘密行动的失败，一定程度上挫击了雍正帝惩治“大逆不道”之罪的积极性，也促使了查案惩治重心发生变化。

其二，查嗣庭在狱中以死谢罪。雍正五年三月二十日，查克上病卒狱中。查嗣庭意识到如不能以死谢罪，阖门皆不免，遂于三月二十二日在狱中自决。他选择这一无奈的开脱方式，盖与了解到案情转折有关。雍正五年正月，案情已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雍正帝因查嗣庭批评进献问题，有意禁汉官进献。二月四日上谕从轻处置汪澹。查嗣庭看到希望，但又深知“讥谤”之罪难以尽脱，不得已以死谢罪，这也给雍正帝宽处的台阶。五月七日，查慎行在狱中闻查案“概从宽典”，《又五言绝句四十首》第三十六首云：“死伏冥诛矣，株连罪已微。”第四十首云：“数行宽大诏，递减到尽室”^⑦道出其中的玄机。

其三，雍正帝从轻处置查案，显然不是他的良心发现，因为他很早就清楚查嗣庭没有反清意向，又非奸贪之辈，对时政的批评也非全无道理。这也使得他在达到政治目的后，乐于以“市恩”的方式向天下展示其虚怀大度。查氏家族由此也获得一个重生的机会。

综上，查嗣庭试题、《日记》“讥谤”以及贪贿营私等罪名都不成立。查嗣庭不失为正直敢言的官员，《日记》“悖乱荒唐”之语多是实载闻见。对于康熙帝，查嗣庭并非不忠，亦无意专门攻击满人。江西试题也是乡试的好题目，从中可见其考察士子的良苦用心与报效新帝的愿望。然雍正帝不喜汉官议论时政，尤其是即位问题，痛恨士人无忌讳，罗织了一场文字狱。继而将惩治重心移至汉官习气与两浙士风，借此以箝制思想。这场狱案虽发生于清理朋党、科甲人集团的情况下，但属于纯粹的文字狱，不具备其他“政治斗争”的性质。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有顾真：《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张书才编选：《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1、2期；（下转第142页）

卧疾,山林今叹我华颠。伤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诸生续旧编。斗酒无因相沃酌,朔风东望涕潸然”(《吕伯恭挽词》),情境悲凉,不禁令人记起祖谦挽诗:“身世浑如梦,功名莫问天”,就此而言,吕祖谦多作挽章,恍若一个悲情的隐喻。

注释:

①本文中引吕祖谦所著文字皆出自黄灵庚等主编《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下不一一注明。

②金履祥编:《濂洛风雅》卷四。

③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

④方回:《瀛奎律髓汇评》卷五,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153,《击壤集提要》。

⑥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7,中华书局,1977年10月。

⑦《瀛奎律髓汇评》卷5评语。

⑧《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页。

⑨王大鹏等编:《中国历代诗话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59页。

⑩上海书店1989年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四部丛刊》初编第213册《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第14~15页。

⑪参见张楠《吕本中诗歌研究》,郑州大学2008级硕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 刘洋

(上接第136页)夏卫东:《清代科举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版;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版;张毓洲:《查嗣庭文字狱案与海宁查氏文学世家的衰微》,《西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

②此栏引文见《著将乡试命题悖谬之江西主考官查嗣庭革职拿问上谕》,张书才编选:《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上),《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第4页。

③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④陈僖:《新城王氏合传》,《燕山草堂集》卷3,清康熙刻本。

⑤法式善:《清秘述闻》卷5,《清秘述闻三种》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8页。

⑥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张书才编选:《著将乡试命题悖谬之江西主考官查嗣庭革职拿问上谕》,《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上),《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第3~5页。

⑦艾永明:《清朝文官考绩制度及其实施状况》,《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第147页。

⑧⑩⑬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张书才编选:《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上),《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第4、9、8、5页。

⑨张书才编选:《吏部尚书孙柱等为议将查嗣庭降二级调用事题本》,《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上),第3页。关于“查嗣庭补授礼部侍郎,未及一年,屡干降罚”,参见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有关考证,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版,第156~157页。

⑩谈迁:《国榷》卷6,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40~541页。

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张书才编选:《内阁等衙门为审结查嗣庭大逆不道案事题本》,《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下),《历史档案》

1992年第2期,第24~25、25~26、26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顾真:《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第14~15、15页。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稽曾筠等修:《浙江通志》首卷二《诏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册,第47、48、48~49、49、49~50、51、54、54~55、60页。

㉔陈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谱》,《查慎行年谱》,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页。

㉕㉖张书才编选:《杭州将军鄂密达等为遵旨差员搜查嗣庭家藏字迹书本事奏折》,《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上),《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第11页。

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张书才编选:《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下),《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23、24、20、22页。

㉚张书才编选:《著浙抚李卫加意整饬乡绅结交官府事上谕》,《查嗣庭文字狱史料》(上),《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第6页。

㉛㉜查嗣庭:《双遂堂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57、677页。

㉝㉞查嗣庭:《晴川集》,静得楼抄本。

㉟夏卫东《清代科举制度的若干问题》认为雍正帝停止浙江乡、会试“这里面就不仅仅如同大多数学者指出的那样,是对浙江士风的一种惩处;更重要的是,这一措施也蕴含着雍正要借此举警示朝中‘科甲朋党陋习’的深意”(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版,第58页)。所论不无道理,但我们具体考察这一问题,不得不承认整饬浙江士风还是其主要用意所在。

㊱查慎行:《敬业堂诗续集》卷5《诣狱集》,《敬业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7页。

责任编辑 刘洋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Foundation of Hegel's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its Sublation:
How Marxism Advanced Hegel's Historical Philosophy** (109)

Hu Bin

(*College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Hegel's historical philosophy expounded human history based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refore, it was not just a purely spiritual meditation, but also expressed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Western modern enlightenment, which came to truth in French Revolution and accomplished its structure in the bourgeois republic system. In this way, Hegel's historical philosophy had both historical truth and limitation, but Marx critically advanced it. It has cultural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Key words: histor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philosophy; freedom; mode of production; Hegel

Huang Wan's "Gen Zhi" and his Criticism of Wang Ji's "Close to Zen Tendency" (115)

Zhu H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Qian Dehong and Wang Ji about the theory of Wang Yangming's "four-sentence doctrine", and after Yangming was dead, the differences became the school differentiation. Wang Ji, who advocated "four-nihilism theory", lectured Confucianism in a Zen Buddhism style. Huang Wan was rather discontent of Wang Ji's views, he pointed out that "close to Zen tendency" was not taken by Confucianism or Yangming school, so he wanted to turn the tendency with the theory of "Gen Zhi". He thought the place of "Gen Zhi" was the "qiao" in the heart, and "Gen zhi" was the keynote of Confucian orthodoxy. Huang Wan perceived the drawbacks of Wang Ji's "close to Zen tendency" earlier, and proposed the treatment measures. His thought is beneficial to the study of Yangming's theory.

Key words: Huang Wan; Gen Zhi; Wang J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ining Zha and Tianjing Zha:
On the Ecological Network of Family Literature of Haining Zha** (120)

Chen Yulan

(*Center for Jiangnan Culture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south Zha and the north Zha represented respectively by Haining Zha and Tianjing Zha were famous for their literary arts, especially poetry, and were prosperous successively in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of Qing Dynasty. They often echoed to each other and worked together to gain a wide range of honors. They greeted each other as clans and remained a close contact. As a result, they developed similar cultural characters and artistic pursuits and were mentioned together in history. Some argued that the latter was a branch of the former who immigrated to Tianjin. This argument was not true.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 Zha and the north Zha, and revealed various manifestations and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ir close cont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keys of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Zha's family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It is helpful to revert the ecological network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poetry during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of Qing Dynasty and summarize poetry develop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Haining Zha; Tianjing Zha; family culture; literary ecology

New Study on the Literal Case of Zha Siting (130)

Li Shenghua

(*Center for Jiangnan Culture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l case of Zha Siting was the most famous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Yongzheng period, which still had lots of details to clarify. Jiangxi test questions which caused the case accorded with Jingshu, tallied with practice, but didn't avoid taboos. This was not all because of Zha Siting's "careless", but concerned his thoughts about test question reform as well as the taboo characters that Yongzheng did not announce. The *Diary* of Zha Siting, which criticized the disadvantages of Kangxi's "employing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had lots of views, and recorded the disasters in

Yongzheng period with his own eyes. Zha Siting was a honest person and upright official who cared national affairs, *Shuang Sui Tang Yi Ji* and *Qing Chuan Ji* reflected his real situation. The comment reproved him as mediocre and avaricious according to Yongzheng's imperial edict was not so tru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there was inner historical reason for Yongzheng to transfer the punishment center to rectify the trend of Zhejiang literati, and the lenient result of the case was also caused by several objective factors. Although the case happened in the context of cleaning cliques and the best people group, it belonged to pure literary inquisition, had no nature of "political struggle".

Key words: the literal case of Zha Siting; the issue of test questions; the issue of disasters; humanness and official action; the issue of Zhejiang peopl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issue of closing a case

**Abundant Emo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Great Wisdom with Elegant Taste:
On Lyu Zuqian's Poetry Composition** (137)
Ge Yonghai

(Center for Jiangnan Culture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Lyu Zuqian is not a prolific writer, however, all of his works, including elegiac literary pieces, farewell poetry as well as landscape poems, are all full of personal characters. His works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at is, the depiction of character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landscapes. Through the researches of his elegiac literary pieces and farewell poetry, the clue of his consideration about human life as a historian can be found. In other words, the deep thoughts of him with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neath the calm and placid surface, the ideas of him as a famous learned ma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m as a profound philosopher and the emotions of him as a gifted scholar can be discovered in these two kinds of poems. The unique pattern of landscape description and emotion expression shows his abundant emo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extraordinary ability to depict and describe. In the meantime, the poems imply the famous poet Lyu Benzong, who is Lyu Zuqian's grand uncle,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his creation process.

Key words: Lyu Zuqian; poetry composition; abundant emotions with philosophy; great wisdom with elegant tast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Minority during Urbanization in Zhejiang (143)
Zou Riqiang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Population mobility became intensive along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focused on basic statu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minority in Zhejiang, discussed the features and caus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minority, analyzed the impa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anagement, and put forward measures for th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of minority in Zhejiang.

Key words: urbanization;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Why Ronald Dworkin is VIP? (148)
Ji Tao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China)

责任编辑 徐灵燕

声 明

凡向本刊投稿,均视为同意在本刊网站及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出版,所付稿酬包含网络出版稿酬。本刊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使用。